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集

編

皇清經解卷二十

學海堂

四書釋地

太原閻徵君若璩著

蓋

子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二邑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

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羸

余嘗愛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但以誤認邑名遂不合禮制以知地理益宜究既成辨一篇越三年覺其不安復成一篇幸學問之日新也並存之今錄於此曰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曰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于齊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羸何也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

境上爲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勸人行
三年喪而身違之又罪萬章之徒修文不善可謂逐臭李覲左
袒臧倉者矣余考或問及解者二段俱出郎瑛七修類彙亦能
疑人所未疑者而特不能辨釋郝氏從而辨釋之可爲精矣少
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杜註云
嬴今泰山嬴縣案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
北去齊都臨淄尙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
乎且衰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禮
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匆遽無暇
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以論匠事
於止嬴日故繫止於嬴亦猶與公孫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日故

繫以居休豈必別有義在乎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
孟子居母喪正齊衰故猶答充虞以言而但不先發言於人耳
夫一唯一對猶致謹不失如此曾謂孟子奪喪復仕若當時莫
之行者一輩所爲哉亦太誣矣郝氏之亟正也固宜又曰或問
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
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
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歿於齊也然則旣歿而葬宜終喪
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
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
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
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

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邪或訝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一發之與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動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邪見顧出孝文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或又訝曰向所稱郝氏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徵

乎爾曰徵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旣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歆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旣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眾賓及有故行所乘也然則當孟子母歿於齊必赴於王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所謂乘惡車者是王使人禭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已者禮明云不拜況葬後邪郝氏之誤解可足據邪總之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不出齊都城之事王文莊濬家禮儀節有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具衰絰躬造其門謂之謝孝使居喪者纍然衰絰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彌月考之古禮無有也夫文莊謂無有而孟子反有之邪嗚呼喪禮至近代廢闕不講甚

矣宜郝氏之說紛紛也

雪宮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上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言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安得含胡曰有而卽引之與民同也觀子思聞繆公友士之言不悅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僖尙能爲斯言況巖巖之孟子邪賢者仍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卽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

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今晏子春秋無此語

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爲晏嬰館

舍邪蓋齊離宮之名游觀勝迹宣延見孟子於其他非就見之謂益信地理宜究又思管晏孟子羞稱茲以與民樂忽詳及晏子對景公一段故實蓋亦以此地曾爲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於言外非拘儒所知

石門

地志之書宋人漸多傳會不似唐所以朱子註四書傳詩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卽有庠已云今道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蓋其慎也然亦畢竟屬討便宜其實地有鑒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於石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卽此非也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

二門名石門案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
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
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啟門者訝其太蚤曰
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旣大啟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人而問之
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
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間爲孔
某此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
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
三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

闕里

家語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朱

子引入集註作孔子始教而受學焉削去闕里字面問讀集註者何以削去闕里字而人都不知余曰此朱子所以爲精於地理也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於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令日拜闕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踰旣至升堂爾時闕尙存尙可得其名里之由若後代迹旣湮撰闕里志者有一能知者否曾告之朱彝尊錫鬯錫鬯爲躍然顧氏肇域記於曲阜縣則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自魯兩觀魯象魏在雉門之旁者春秋所謂雉門及兩觀災是也豈孔子

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比而同之誤矣讀集註者要須心知其意於此益悟家語果王肅私定以難鄭元而非朱子所恨不見之古文家語何則古文家語那得有闕里字而有之應出王肅手豈非知其意者由於論其世也哉朱子削而存之有以夫

武城

曾子居武城卽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埭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邪講義爲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會遣舟師浮海入淮

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并吳商魯之間可以惟兵橫
行寇之興也何嘗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書穀而一書小穀者
別於穀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
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
而已矣

泰山北海

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有渤海司
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降至漢景帝猶置
北海郡于營陵營陵舊營丘地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
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
泰山是也以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淇河西

王豹處淇河西善謳集註略不及趙氏註之詳明當采入註曰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
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漯滄浪

集註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之枝流也出東郡東武陽東
北至于乘入海不然止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唐之漯水
乎集註滄浪水名殊非蓋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
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善乎
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

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者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似預爲朱子正其譌誤者

南陽

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註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卽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

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

華嶽

中庸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

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海濱

孟子濱字未註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爲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執之而已矣卽尙書盡執拘以歸于周之執非指法言下文竊字原從執字出

水滸

孟子大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云山而不及水詩詠古公辟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云水而不及山太史公生當後合而作周本紀曰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